

# 我的父亲母亲

周成芳

父亲主编的文集终于制作成功,他装订成了一本精美的册子,并特意将与母亲结婚四十周年拍的婚纱照设为封面,封面上印有几个红色的黑体字: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

父母第一次见面时,父亲30岁,母亲20岁。

陪同父亲相亲的伯母拉着我的手,温和地说:“我家兄弟虽看上去显老,其实才23岁,工作稳定,为人忠厚、老实。”伯母正滔滔不绝,一旁的父亲不客气地打断她。他清了清嗓子,认真地对母亲说:“实不相瞒,其实我已30岁,收入低,且有短暂婚史,你得好好考虑。”闻听此言,一旁的伯母急得双脚跳,心里暗想,怎么得了哦,这门亲事又泡汤了。

长大以后,母亲对我说,她从没想到会嫁给一个有婚史的男人,就因为父亲那番话,让她坚信这个坦诚、忠厚的男人一定能托付终身。

父母年龄相差10岁,但他们的生日却在同一天,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?

上世纪70年代,父亲远在安

徽铁路局工作,母亲独自在家抚育三个子女。父亲是文化人,性格内向却情感细腻。他给母亲写的每封信都饱含深情。我曾在母亲的衣柜里无意中读到那些泛黄的信笺,每封信的开头,都是同样一句:“吾爱妻:你好吗?”

两地书,夫妻情,靠着这些书信和对彼此的牵挂,父母一起度过了那段清贫却又浪漫的岁月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父亲调回原籍,安置在离家30公里之外的供销系统,通常几天才能回家。为有更多时间顾家,父亲在55岁那年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从单位到家,光一个单边都要骑1个多小时,沿途还有很多上坡路。父亲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接过母亲手中的活。他说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得多,只要他在家一天,就多担当一天。

父亲退休那年60岁,母亲50岁。农历七月十二那天,父亲去

了镇有线电视台,为他们共同的生日点播歌曲《一路上有你》,以此纪念夫妻牵手相伴的岁月。

我家居住在场镇上,为补贴家用,父亲退休后便利用自家店铺经营一些日用品。他每天安安静静坐在柜台前守店,生意清淡的时候就重拾年轻时的爱好:写作。

父亲的写作内容主要围绕咱们这个家。他与妻子是何年何月相识的,生活多年共同经历了哪些事,他的三个子女的成长经历以及各自的现状。当然主要是写我母亲为主,他为母亲单独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,题目为《爱妻围菊》。

父亲的文章完成得差不多了,他带上厚厚的一堆稿子拿到镇上的文印店,准备打印成册。

父亲的字都是草书,工作人员看起来吃力。父亲就一字一字地给他念,念到一些精华段落时,他还会补充介绍文字背后的

故事。比如念到与母亲初次见面那段,他特意补充说明母亲梳着长辫,身材娇小,笑起来脸上还有酒窝。

文稿完成后,父亲又从家里搜集了一些照片,有全家福,有他与母亲新婚时的合影,还有母亲后来参加县党代会、妇代会的工作照。

工作人员将照片全部扫描进电脑里,并进行精细处理。父亲很认真地与他一起商议如何排版更美观,哪张照片该配在哪段文字旁。

父亲主编的文集终于制作成功,他装订成了一本精美的册子,并特意将与母亲结婚四十周年拍的婚纱照设为封面,封面上印有几个红色的黑体字: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

父亲未能陪母亲到老,在他的作品完成不到一个月,便因脑溢血突去了另一个世界。父亲

离开的那一年70岁,母亲60岁。

母亲一下子像老了10岁。她在父亲的坟前种满鲜花,每隔几天去清理一次杂草,时不时地说几句:“你看你,独自在这里躺着,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啊!”每次就餐前,她会在桌上多摆一套碗筷,边往碗里夹菜边说:“以前有好吃的,你都是让我吃,我知道这些也是你喜欢吃的菜。”有时也会往杯里倒些酒:“你有高血压,但今天来客了,你可以少喝点。”

母亲常常捧起父亲创作的那本册子,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她经常念叨,那年她因病需做手术,父亲陪同她来到主城区,日夜守护在病床前。手术后,母亲感觉脚心冰凉透顶,盖几床厚厚的棉被均无济于事。父亲当即敞开衣服,将母亲的双脚放在了他的胸膛上,他说:“这样暖和点。”

母亲说,她不是父亲第一任妻子,却是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。

百姓记事

## 摇曳一片蓝

(外一首)

方莉

随风而动  
扯一片蓝  
作嫁衣

多少个晨昏  
沧桑岁月  
从未改变  
一株鸢尾花的初心

那抹蓝的流动  
让浪漫的人  
恍惚  
有了慵懒的想念

欣赏  
如黄花在侧  
真情  
似盘根错节

### 季节,河流,美人

空旷的四野  
美人,消失在远方

风的嘶吼  
是城市与城市之间  
解不开的,疼

季节,被星星打包  
囤积在黑夜的某个角落

长满心事的垂柳  
轻轻拥抱了河流

远方的身影  
是自然中的,一个标点

他在河边  
享受桃花拂面的假象  
也在水里,日日洗洗  
往事

高桃芝

# 乡村篾匠

无论天晴风雨,爷爷在编;朝阳露脸,爷爷在编;有时候天黑了,只差一点收尾,爷爷在灯下加工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爷爷守着乡村手艺人那份清贫和淡定,编织着自己的岁月,度过每个平凡的日子。

我的爷爷是一名乡村篾匠。

爷爷心灵手巧,会编筛子、提篮、簸箕、箩筐、撮箕等竹器。他编的筛子,精巧漂亮,顺溜圆润;编的凉席,光滑细腻,凉爽舒坦;编的提篮,方圆周正,轻巧耐用。每件竹器就是一件艺术品,总是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,用起来得心应手。因此,左邻右舍常常请爷爷编篾活,慢慢的,他的好手艺在十多乡八里传开了。

篾匠手艺是一门细致活,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劈篾。爷爷劈篾时,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站在一旁观看,看得很刺激很过瘾。一根手臂粗的青绿色竹子,被爷爷锯掉竹根和竹梢后,将粗的一端斜抵在墙

角,他背过身去,把细的一端搁在肩上,只见篾刀在中线,巧劲一扎,锋利的篾刀一下就将竹梢开了一道口子,再顺刀势而下用力,“啪”的一声脆响,竹子应声而裂,一下子就爆开了三两个竹节。爷爷继续后退,篾刀随之拉动,“咔嚓”之声不绝于耳,像燃放鞭炮一般,竹子又裂开好几节。待到竹子根部几节,篾刀却被夹在竹子中间。只见爷爷放下篾刀,双手抓住裂开开口的竹块,再使出吃奶的臂力一抖一掰,一根竹子一掰两开,整个动作强劲有力,干净利索。我们在一旁围观,欢呼雀跃,拍手称赞。

爷爷将劈开的竹块,一劈为

二、二劈为四、四劈为八地劈下去。一会儿,他就麻利地劈出几种不同宽度、不同长度的篾条,再用刮刀刮去劈口上粗糙容易伤人的竹刺及锋口。

青篾柔韧且极富弹性,可以劈成很细的篾丝,最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竹器。黄篾柔韧性差,难以劈成很细的篾丝,故多用来编制大型的竹器。一根根篾条粗细均匀,青黄分明,整整齐齐地挂在树枝上,微风一吹,竹香扑鼻,沁人心脾。

爷爷根据不同竹器的用途,按青、黄篾不同的质地,分别进行加工。篾条备够,爷爷拿起一长一短两把青篾和黄篾,选了一块干净的

地面蹲下,开始编织。他十指巧妙地拨动,挑拣,上下翻飞,那长短不一的青篾和黄篾不离不弃,按照主人的动作归位,或上或下或左或右,跳跃得更欢。

爷爷一坐下,除手、臂、腰在动,臀部偶尔挪一下外,目不斜视,不仅耐得住寂静,还有非凡的耐心和毅力,以及超然物外的一种精神和期望,都编进冰凉、光滑的竹制品中。无论天晴风雨,爷爷在编;朝阳露脸,爷爷在编;有时候天黑了,只差一点收尾,爷爷在灯下加工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爷爷守着乡村手艺人那份清贫和淡定,编织着自己的岁月,度过

每个平凡的日子。

时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,村子里的外出人口不断增加,随着塑料制品的出现,竹制品几乎被淘汰。许多篾匠的生意一落千丈,爷爷很落寞,也很无奈。他在1997年带走了一名篾匠的好手艺,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

传统的篾匠等许多老行当,和人一样都会老去,并且终将离场,成为时光里的一串遗珠。那些爱它的人心中除了遗憾,别无他法。我只能在文字中抖落岁月的尘埃,串拾那些散落的遗珠,找寻那些碎落的镜片,用来慰藉心灵,借以怀念我的爷爷,一位远去的乡村篾匠。

那年那月



乡村爆米花

宋道君摄

# 沫江往事

小火车相当于沫江人的“公交车”,那时小火车客运收费顶多每人1元,我曾多次坐小火车从草坝进入老矿,深深体会着在绿皮车厢里“晃舞”的独特感觉。

我的家乡在沙湾区太平镇草坝村,因毗邻沫江煤矿,从小就与矿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童年,在沫江草坝看坝坝电影,吃老矿牛奶场鲜牛奶制作的牛奶馒头,那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10岁出头,放学后,经常相约同村的小伙伴们一起到草坝大沙坡拾煤渣,以此弥补家里燃料的短缺。由于拾煤渣,我与沫江小火车有了近距离接触。蒸汽小火车这个“工业时代的活化石”曾在沫江煤矿盛极一时,响亮的鸣笛声时常划破铁路沿线小山村的宁静,老远就可以看见小火车喷着团团蒸汽呼啸而来。随

着轰隆隆、咣啷啷的声音渐行渐远,山村又归于宁静。

童年,我除了经常听见小火车的鸣笛声,还能听到非常励志的矿歌。《沫江煤矿矿歌》曾每天在沫江煤矿广播站播放,随着歌声在矿区每一个角落响起,周边的乡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早晨,展示煤矿工人风采和豪情的矿歌迎来矿山儿女全新的一天;傍晚,优美动听的《矿山圆舞曲》又把劳作一天的人们送入梦乡。

时代在进步,工业在发展,沫江小火车上世纪80年代经过电气化改造后,不仅驱由蒸汽变成了电力,其车头也换上了美丽的迷彩

装,唯一没有变化的是762毫米轨距,所以,人们还是叫它窄轨小火车。小火车头顶“天线”上哧哧冒出的电火花代替了原来蒸汽小火车的浓浓煤烟,没有了煤烟煤灰,小火车变得更加绿色环保。小火车相当于沫江人的“公交车”,那时小火车客运收费顶多每人1元,我曾多次坐小火车从草坝进入老矿,深深体会着在绿皮车厢里“晃舞”的独特感觉。

当时,我们一家三口居住在沫江砖瓦厂老伙食团改成的住房里。住房面积近20平方米,是砖木结构的小青瓦房屋,年久失修,每逢下雨,房屋总是漏雨。没有厨

房,就在屋檐下搭了个简陋棚房,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操作。上卫生间则是在50米远的旱厕,100多人共用,卫生条件有限,个中滋味难以详述。

到了2004年,沫江煤矿实施转制改革。经历一番阵痛后迎来新生,新成立了沫江煤电公司,各方面悄然发生变化。而沫江小火车得以保留,夜以继日发挥着运输煤炭、矿石和旅客的作用,小火车往返的频率成了沫江煤炭经济的晴雨表。

在国家节能减排、淘汰落后产能的大气候下,沫江煤电公司2014年12月停产,煤矿矿井永久

性关闭,铁路、厂房、煤仓、烟囱、围墙、电杆等逐步拆除,彻底消除了各类安全隐患。到了2015年,沫江小火车开始“全身而退”,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。唯有向阳井的小火车站旁边还有一块高大的牌碑,上面镌刻着“向阳井煤矿”五个大字,空荡荡的小火车站述说着沫江煤炭经济往日的辉煌。

2015年,沫江棚改工作进入高峰期,近2000余棚改搬迁户受益。我的妻子正好从沫江煤电公司退休一年多,她通过抓阄方式在草坝棚改房小区选购了一套漂亮的安置房,一家人开启了在沫江的全新岁月。

黄崇玉

## 春姑娘

(外一首)

高发奎

一树的嫣红,是她  
一树的雪白,是她  
一树的杏黄,是她  
——春天里最美的姑娘,是她

小溪的水,有了绿意  
草色的小鱼,练习着隐身术  
城郊的湖,有了暖意  
灰色的麻鸭,酝酿着诗情画意

是她,以梦为马  
是她,把星星一个一个摘下  
是她,等待经年的木瓜

夕阳就要西下  
呼朋引伴的,除了树上的鸟儿  
还有屋檐下的小花  
她养了一只猫,名字也叫小花

### 四月

湿漉漉的空气,弥漫着梧桐的花香  
昨夜雨打湿了奶奶的石碾,胡同的土墙  
芦花鸡钻进钻出,篱笆挂着新绿  
小小的太阳好像一朵小红花

开在乡村的四月  
认真读书的少年,与从前一样  
书卷了页,字蹦蹦跳跳地往外挤  
却逃不出白纸的手掌

像我逃不出生活了三十年的  
高家胡同  
像我在城市生活了十年  
误以会还在胡同里

四月真美,哪里的都一样  
小桥伴着流水  
四月真好,你是人间四月天  
人比花儿俏

人生况味